

兒童古今通

詩經集話

編甲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武漢大學圖書館



4

序說

詩經這部書，本是古時民間的歌謠，抒寫各地當時的風土人情；有的讚美，有的諷刺，有的是在祭祀或請客時候用來歌唱的。那時國家也特設采風的官吏，專管搜採民間的歌謠，來作施行政治的標準。

詩本來有三千多篇，後來經孔子刪定，祇賸了三百多篇。自從秦始皇焚書之後，詩經就失傳了。直到漢朝時候，由毛萇傳述，做了三十卷故訓傳，到了宋朝，朱熹又做集傳，是現在流通的毛詩。

現在我們所選，有幾篇都是實實在在有那樣故事的，都

依據了集傳和左傳、史記，加以鎔鑄。其餘沒有事實的，倘然有關於國家的觀念，和社會的道德的，都儘量與以介紹。

三百篇詩中，每篇都是取原詩第一句或第二句中幾個字來做篇名的；現在我們在篇名的下面，另加標語，比較容易瞭解本詩的旨趣所在。每篇中遇有演繹詩意的地方，都將原詩節錄出來，以便交互參照，並可看到詩的本來面目。有幾篇，卻用文藝的描寫，來避免枯澀板滯的弊病，使讀者容易引起興趣。

今兒童
通古
詩經童話 甲編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甘棠——紀念物 | 一 |
| 柏舟——憂國 | 五 |
| 燕燕——送行 | 一〇 |
| 二子乘舟——兄弟同死的悲劇 | 一三 |
| 載馳——救祖國 | 一八 |
| 定之方中——恢復祖國 | 二三 |
| 伯兮——從軍送別 | 二七 |
| 黍離——國都的今昔 | 二九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葛藟——孤兒的呼聲····· | 三四 |
| 女曰鷄鳴——早起····· | 三六 |
| 鷄鳴——王后的苦····· | 四〇 |
| 陟岵——思親····· | 四二 |
| 十畝之間——到田間去····· | 四五 |
| 伐檀——勞動然後得食····· | 四八 |
| 碩鼠——樂土在那裏····· | 五二 |
| 蟋蟀——享樂····· | 五五 |
| 山有樞——及時行樂····· | 五七 |

今兒童通古
詩經童話 甲編

▲甘棠——紀念物

四五個小孩子，在一株枝葉很繁茂的甘棠樹下玩着。他們一會兒蹲在地上，各講他們從爸爸那裏聽來的故事，一會兒又跳起來大家攙着手，結成一個大圓圈，圍繞了甘棠樹，一邊唱着，一邊跳着。樹上在偷聽故事的小雀兒，就ㄐ一ㄎㄐ一ㄎ的叫了兩聲飛去了。

他們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，眼送那小雀兒飛去，中途落下一顆青的小東西。他抬頭一看，見樹上結滿了許多青的紅的棠梨。他就擺脫兩邊同伴的手，向他們提議要去採那棠梨

，大家分來吃。

他又想了一個法子：自己蹲在地上，叫另外一個小孩踏在自己的肩上，去採那棠梨——那樹並不十分高。

正在這當兒，不想從樹的那邊，忽然發見了他們村中最有趣的，為他們所最歡迎的老人來。

那老人一邊搖着手，一邊顫巍巍的衝過來，微風吹動他花白的鬍鬚。孩子們見了，就一窩蜂似的趕去，將老人擁到樹下，要求他講故事。

老人笑着捋了捋鬍鬚，撩起衣服，盤坐在樹下，孩子們圍成半月形，對他坐着，各人仰着頭，張着嘴，等待老人

的嘴發動。

老人微笑着，開始談話了：

『孩子們！你們要去採那棠梨，你們可知道這樹的故事麼？』

孩子們齊聲道：『咦！樹有什麼故事？……快講給我們聽吧！』

『哈！說起這樹，卻很可紀念呢。

——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(二)所茇(三)。——

『當年召伯下鄉勸農(四)，我祇有你們這麼大，——一路跟着去看熱鬧。哦！我還記得他從那條路上來，曾在這株甘

棠樹下休息。——那時這株樹，也沒有這麼大呢。』

孩子們又齊聲問道：『召伯究竟是什麼人？』

『召伯麼？他是武王的臣子，替武王做事，常常到鄉下來勸導我們，考察農事，我們很受他的好處，我們應得紀念他；所以就應得愛護這株甘棠，不要去拗折他的枝葉，不要損傷他的條幹，並且不要去搖動他。因為這株甘棠，是我們召伯曾經在他的下面休息過，使他永遠亭亭的滋長着，作我們永久的紀念。』

——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敗，召伯所憩。——

『來吧！孩子們，我們回去吧！』

題解 取原詩首句「蔽芾甘棠」。蔽芾，繁盛的樣子。甘棠，就是杜梨。

註(一)捋——ㄉㄨㄛˊ，入。用手去理的意思。

(二)召伯——名奭，封於召（在今陝西省岐山縣西南）。與周公一同輔佐成王。

(三)芟——ㄅㄛˊ，入。草舍叫芟。

(四)勸農——是從前的一種政治工作，在春夏之交，官吏要下鄉去對農人們講種植的方法，並且勉勵他們努力工作。

▲柏舟——憂國

邶(一)國沒有給衛(二)國併吞以前，君主昏庸，佞臣擅權，

國勢一日衰似一日，這時有一個賢大夫^(三)，眼見這種情形，非常替國家擔憂，他獨自在家裏，時常愁眉不展，長吁短嘆地自言自語着：——

『唉！我們國家好像一隻柏樹做的船，原是很堅固的，不過目下卻在風浪中盪着，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呢！我很替他提心吊膽，難以成寐。』

——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，耿耿不寐，如有隱憂。——

『我何嘗不可用酒來消愁，可是一想到國家的危險，就一滴也不能下嚥。』

——微我無酒，以遨以遊。——

『我的心，並不是一面鏡子，不論好的醜的都能收留他們的影子。——我也有許多同僚^(四)，但是他們都靠不住，我倘然談起國事，常遭他們的奚落^(五)，甚至罵我不識時務。

——我心匪鑿，不可以茹^(六)。亦有兄弟，不可以據。薄言往愬^(七)，逢彼之怒。——！

『我的心，又不是一塊石頭，可以聽人翻轉；我的心，又不是一張席子，可以聽人舒卷。那很有威嚴的人^(八)，一個個都懵懂糊塗，他們何嘗知道亡國的痛苦呢！

——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。——

『我時常擔心亡國就在旦夕，反而惱了那當權的小人。眼見國家危難的地方很多，我自己也受了不少的侮辱；我在睡醒時候，想起這些事，常常捶着隱痛的胸口。』

——憂心悄悄，愠於羣小。覲(九)閔既多，受侮不少。靜言思之，寤辟有標(一〇)。——

『日月這樣的更迭着，或盈或虧，都有一定的。我對於國家的感想，彷彿穿着沒有洗過的衣服，穿着很難受，脫了又不能；仔細一想，我怎能忍心高飛遠走呢！』

——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，心之憂矣，如匪澣衣。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——

國家當危亂的時候，憂國的人，總當作和自己的事一般。
• 不要以為國事是國事，私事是私事，和我一點沒有關係似的。

題解 取原詩首句為「汎彼柏舟。」列女傳說這詩是婦人的詩，有些人解作是大夫憂國的言語，比較來得切合。

註(一) 邶——商朝滅後，在朝歌(今河南淇縣)地方分爲邶鄘衛三國。邶文去，在朝歌以北，武王分封紂子武庚，今河南汲縣。

(二) 衛——在朝歌以東，武王封弟康叔於此。今河南濬縣。

(三) 大夫——是當時的官名。

(四) 同僚——是同朝做官的人。

(五)奚落——是嘲笑着不理不睬的意思。

(六)茹——容納的意思。

(七)愬——和訴同。

(八)是指在位的佞臣。

(九)覲——看見的意思。

(一〇)標——勺一么平。捶胸的意思。

▲燕燕——送行

衛莊公(一)娶了齊國東宮得臣的妹子，叫做莊姜。莊姜長得很美麗，可是沒有生過兒子。莊公就續娶陳國(二)厲媯，生孝伯，但不久便夭折了。莊公又娶戴媯，生公子完。

莊姜很賢惠，她自己雖沒有生育，卻很愛惜戴嬀所生的兒子。後來就認爲自己所生。

過了幾年，莊公去世，立公子完做國君，就是桓公。不料到了第二年，桓公給嬖人的兒子州吁所殺。

這時非但戴嬀憤不欲生，就是莊姜平日愛惜桓公和自己親生一般，也非常心痛。又見戴嬀照禮不能不歸母家（三），想到兩人從前的情義，不由不酸心落淚。

戴嬀臨行的時候，含淚向莊姜告辭，莊姜執意要親自送他一程。

兩人坐車出城，一路你勸慰我，我勸慰你，最後戴嬀對

莊姜說，總要紀念着先君莊公，不要十分傷心。

——仲氏^(四)任只^(五)，其心塞淵^(六)，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，先君之思，以勗寡人^(七)。——

莊姜和他分手以後，兀自立在路上望着，又見雙雙燕子上下的飛着，想起戴嬀的溫柔和順，就愈加傷心，眼淚和下雨一般，直到望不見戴嬀的影兒，只得快快回來。

——燕燕于飛，差池^(八)其羽；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，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——

題解 取原詩首句「燕燕于飛」。

註(一)衛莊公——武公子，名楊。

(二) 陳國——周武王封遏父之子滿於陳，賜姓媯，號胡公。陳在今河南陳縣。

(三) 不能不歸母家——古禮，女子如夫死，須大歸母家。

(四) 仲氏——戴媯的字。

(五) 任只——語助辭。

(六) 塞淵——塞，誠實的意思；淵，深沈的意思。

(七) 寡人——是自稱的謙詞，意思是寡德的人。

(八) 差池——不齊的樣子。

▲▲二子乘舟——兄弟同死的悲劇

衛宣公娶了宣姜，非常寵愛，後來生了兩個公子；一個

叫朔，一個叫壽。

宣姜本是一個淫凶的女人，她想奪取君位，給自己的兒子朔。時常在宣公前說公子伋——宣公夫人夷姜的兒子——的不好。等到夷姜一死，她就正位做了夫人，愈加要謀害公子伋。

一天，她和公子朔在宣公前攬撥着，差公子伋到齊國外婆家去探望。暗中她預叫刺客在要路上等候着，將他刺死。公子伋一死，將來的君位，當然是朔的了。

不想事機不密，偏偏給他的小兒子壽聽了去。公子壽年紀雖小，平日見母親和哥哥做的事，他很不以爲然。卻和他

的大哥伋很親熱要好。母親有什麼舉動，他常常在暗中廼護他。

現在他聽得母親要謀殺他的大哥，就急忙去報告，叫公子伋趕快逃走，千萬不要到外婆家去。

公子伋當時聽了這消息，也很着急。但是轉念一想，就很懇切的對公子壽道：

『弟弟愛我，固然可感，不過君父的命令，我怎能違背，母親既然要處死我，我又怎能一走了事？』

公子壽見哥哥執意要去，一時又想不出別的法子，可以搭救他，兩人就抱頭大哭一場。

公子壽回來之後，心恨母親的辣手，又可憐哥哥的不幸。他就想法偷了父親交給哥哥出使去的「節」(三)，竟獨自一人向齊國進發。決心爲哥哥替死。

刺客不認識公子伋和公子壽，祇知受宣姜的囑託，見持節的就下手，可憐公子壽竟這樣冤屈的死了。

第二天，公子伋不得已硬着頭出發，忽然不見了父親所交付的節，他驚極了。後來仔細一想，恍然知道，這一定是給弟弟偷了去，替我去死。他就連忙一路趕去，中途遇着刺客，正欣欣得意的回來，一問方知公子壽已死。他就很激昂的說道：

『君上叫你們來殺我，爲什麼將我弟弟殺了？』
刺客知道這事弄僵了，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也將他殺了，
回去覆命。

這一幕悲壯的慘劇，後來給全國人知道了，都可憐兩個
公子的死於非命，就作歌追悼他們：

——二子乘舟，汎汎其景。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^(四)。二子乘舟，
汎汎其逝，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^(五)。——

題解 原詩首句：「二子乘舟，」是說兩個公子渡河至齊。左傳
桓公十六年載着這件事。

註(一) 衛宣公——桓公弟，名晉，在位十九年。

(二) 伋——左傳作急。

(三) 節——古時出使的人，必有節，便於取信，彷彿現在的委任狀。

(四) 養養——憂愁心不定的意思。

(五) 不瑕有害——瑕，和何字同義，意思是沒有什麼禍害吧。

▲▲載馳——救祖國

衛懿公(二)九年的冬天，北方的狄人竟出兵攻衛，懿公和狄人在滎澤(三)地方開戰，不幸兵敗，懿公被殺。那時有個宋桓公(三)，就收容衛國的遺民，渡過黃河。

懿公有一個女兒，嫁給許穆公(四)，十分敏慧能幹，她眼

見國破家亡，衛侯帶了羣臣，流離奔走，十分傷心。後來打聽得戴公^(五)和羣臣都野宿在漕邑^(六)地方，自己不能去探望他們，就請穆公派員去吊唁^(七)。

——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——

不過徒然吊唁勸慰，也無濟於事。自己又是一個弱女子，沒有什麼能力，所以他又懇請穆公顧念親親之誼，發兵渡河，和狄人開戰，恢復衛國。但是許穆公是一個柔懦無能的君主，一點沒有決斷，許國的大夫，又都祇會紛紛議論，沒有一個肯仗義前去；或想出好的計策。這樣看來，要靠許國

去救衛，是完全無望了。

——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濟，視而不臧，我見不閔。(八)——

她又想許國雖然無用，這時各國諸侯中，儘有扶助弱小，抑制強暴的霸主(九)。倘然能夠派人去控訴懇求，或者他們肯出兵去討伐狄人。不過這些大國，又那一個肯出來扶助弱小的國家呢？又不知那一國可以依援着去恢復衛國呢？

——控於大邦，誰因誰極？——

她這樣的計劃了，哭着去求穆公替她作主；可是穆公一則事不關己，貪圖苟安無事；二則深怕狄人勢強，不能制勝。卻也委決不下。一般大夫們尤其袖手旁觀，儘是高談闊論

，都說夫人的計劃迂緩難行，甚至議論懿公的失國，是咎由自取。

——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。——

她憂憤極了，心想這些男子們竟毫沒有一點同仇敵愾的同情心，還不及我一個柔弱的女子。可見要恢復國家，靠外力的援助是無益的，總得仗自己國民的能力，去努力奮鬥才行。

不到一年，戴公死了，衛人又立戴公的兄弟叫燬的爲君，就是文公。一面自己生聚教訓（二〇），一面靠齊桓公的力，竟將衛國中興了。

題解 取原詩首句「載馳載驅」。

註(一)衛懿公——名赤·喜歡養鶴，甚至給牠們坐車子·狄人來攻，國民都不願戰·竟爲狄人所殺。

(二)滎澤——在今河南省滎澤縣地方。

(三)宋桓公——姓子名御說。

(四)許穆公——姓姜名新臣。

(五)戴公——名申，懿公被殺，戴公繼立。

(六)漕邑——衛地。

(七)吊唁——勸慰的意思。

(八)闕——去·隱而不發的意思。

(九) 霸主——用權術或強力服人，作諸侯的首領，叫做霸主。

(一〇) 尤——錯的意思。

(一一) 生聚教訓——生聚是說人民蕃殖并有積蓄。教訓是使農工商各受相當的教育。

▲定之方中——恢復祖國

魏文公(一)在顛沛流離之中，沒有一刻不記着亡國的痛苦和恥辱。他自己雖然被推戴爲君，卻非常謙虛，凡事和百姓們同甘共苦。他祇穿着大布做的衣服，戴着大帛(二)做的帽子；很刻苦的早夜圖謀恢復。

這時齊桓公(三)正在稱霸，他見狄人竟敢侵略中原，將衛

國破滅，就連合大小諸侯，出兵去征討狄人。又替文公在楚丘地方，造起城池來，將衛國恢復。

文公既從漕邑遷到楚丘，對於農工商業，竭力提倡獎勵；又盡心改良社會，振興教育；有才能的人，都給他事做。不到幾年，國勢蒸蒸日上，居然將衛國中興起來。

當時文公在楚丘地方，要想起造宮室；在營室星正中的時候，就下令着百姓們動工，百姓們都很情願替他出力。在楚宮的周圍，種着許多榛、栗、椅、桐、梓、漆的樹。文公又登山涉水，親自踏勘，指導百姓們，某處可以種植桑麻，某處可以畜牧牛羊。結果，蠶桑茂盛，牛馬繁殖，衛國就很

富庶·

——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宮·揆之明日，作于楚室·樹之榛栗，椅桐梓漆·爰伐琴瑟^(四)·——

春雨下時，文公就清早起來，駕着馬車，下鄉去勸農，百姓們見君上這樣的替他們費心盡力，大家都愛戴他·

——雲雨既零，命彼倌人^(五)，星言夙駕，說^(六)于桑田·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淵·——

歷史上說，衛文公在復國的元年時候，祇有三乘的革車，到了後年，竟增加到三百乘·在那時也算一個富強的國家了·

題解 取原詩首句爲「定之方中」。定，是北方的營室星。此星正中，爲夏正十月，這時可以營造宮室。楚宮就是楚丘的宮室。這篇詩的次序，本在「載馳」的前面，現在因爲事實上的關係，所以將他移下來了。

註(一)文公——名燮，戴公弟。

(二)帛——是絲織物的總稱。

(三)桓公——名小白，爲五霸之一。按左傳：「於是齊桓公合諸侯，以城楚丘而遷衛焉。」

(四)是說榛栗梓桐的木材，都可斫來做琴瑟的，因爲那時是很考究音樂的。

(五) 倌人——主持駕車的官。

(六) 說——停止休息的意思。

▲伯兮——從軍送別

春秋時候，諸侯都擁着兵，互相征伐，強大的兼併弱小，戰爭的慘劇，不時開演。國內一有戰事，人民就得應募前去，兵士們踴躍的奔赴前敵，也顧不得父母妻子的情愛；這種愛國心的激發，無論什麼都不能阻撓他。

那時的女子，也深明大義。見着親愛的丈夫雄糾糾的去從軍，她們自己彷彿也很榮幸。常常作了很慷慨的詩，執手送行：

——伯兮(一)兮，邦之桀(二)兮。伯也執殳(三)，爲王前驅(四)！——

但是丈夫去了，在家中未免感到寂寞；睡起之後，也懶於梳妝。這並不是沒有潤髮的膏沐，使頭髮亂得像飛蓬一般，因爲愛他的人去後，就是裝飾得美麗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

——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，豈無膏沐，誰適(五)爲容？——

國家事大，兒女情長，兩件事是萬萬不能顧全的。丈夫遠征不歸，怎能消遣閒愁？又何從得忘憂的草，種在廳堂的北面呢？

——焉得諼草(六)，言樹之背(七)。願言思伯，使我心癢(八)！——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伯兮朅兮」。伯，是婦人對於丈夫的稱呼。

註(一) 竭——く一世人・雄武的樣子。

(二) 桀——才力過人叫桀。

(三) 爰——尸×平・兵器，長丈二而無刃。

(四) 前驅——就是先鋒。

(五) 適——夕一入・專主的意思。

(六) 諼草——丁山弓平・也可寫作萱草・又叫忘憂草，或宜男草・葉像蒼蒲，花有紅黃等色。

(七) 背——夕一去・北面的意思。

(八) 疴——夕一上・病的意思。

▲黍離——國都的今昔

周朝文王武王^(一)的時候建都在豐鎬^(二)，到了成王^(三)時，因爲洛邑^(四)地點適中，四方諸侯來朝覲的，路程平均，就建設洛邑作爲東都，因叫豐鎬爲西都。

到了幽王^(五)時候，因爲寵愛褒姒，生世子伯服；就將申后和太子宜臼廢去。立褒姒爲后，伯服爲太子。於是太子宜臼就逃到外家，申侯怒幽王無道，就聯合犬戎^(六)起兵攻周，將幽王殺了。

這時諸侯中的晉文侯^(七)和鄭武公^(八)，以爲不可沒有天子，就到申國將太子宜臼請來，立爲天子，就是平王。遷都到洛邑。

西都經過兵劫之後，文武成康（九）所經營的一切，都被破壞，到處祇見斷垣廢址，荆棘叢生。

有時周朝的大夫，幾次經過西都，見那從前建築宏麗偉大的宗廟宮室，現在都變作一片荒地，生長着離離的禾黍。他看了記起從前的繁盛，心裏非常悽愴。在路旁徘徊着，仰天長嘆。

他想：『我在這裏憑吊故國，知道我的呢，說我心裏憂傷，不是無謂；不知道我的呢，總說我有什麼希求。唉！天啊！天啊！這究竟是什麼人弄得這般田地呢！』

——彼黍離離，彼稷（一〇）之首。行邁靡靡（一一），中心搖搖。知我

者，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！此何人哉！——

他的意思是一面怨那幽王的無道喪邦，一面又傷那平王東遷以後，周室從此衰弱，並且失了天子的尊嚴，和諸侯沒有兩樣。所以在故國殘破以後，一般忠臣義士，都有這種哀痛的感情。

題解 原詩首句是「彼黍離離」。黍、穀名。離離、是下垂的樣子。

註(一) 文王武王——文王姓姬名昌，武王是文王的兒子，名發。滅了商朝得有天下。

(二) 豐鎬——在今陝西。

(三) 成王——名誦，是武王的兒子。

(四) 洛邑——今河南洛陽地。

(五) 幽王——名宮涅，宣王的兒子。

(六) 犬戎——北方的外族。

(七) 晉文侯——名重耳，繼齊桓公稱霸。

(八) 鄭武公——名叔武。

(九) 文武成康——就是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，康王名釗。
這四王稱為周初四個賢明的君主。

(一〇) 稷——卬上。就是現在的高粱。

(一一) 行邁靡靡——邁，走的意思。靡靡，遲緩的樣子。

▲葛藹——孤兒的呼聲

小河的水，默默地向前流去，岸傍長着嫩綠可愛的葛藹，纏繞着小灌木，臨流玩影。

澄碧的河水，映出一個蓬頭跣足稚弱可憐的孤兒，——他沒有父母，又沒有兄弟，身上寒冷，肚裏饑餓，又無家可歸！

一個老人走過，他上前叫道：

『爸爸！可憐你的孩子吧！』

老人嘆着氣，搖搖頭走了。

——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；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。——

一個婦人走過，他又上前叫道：

『媽媽！可憐你的孩子吧！』

婦人對他瞪着眼過去了。

——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母，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。——

一個大漢走過，他又上前叫道：

『哥哥！可憐你的弟弟吧！』

大漢似乎沒有聽到，大踏步過去了。

——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昆，謂他人昆，亦莫我聞。——

題解 原詩首句是「緜緜葛藟」。葛藟、草名。蔓生原野或緣附

樹木，莖中有白汁，葉背色白。

▲女曰鷄鳴——早起

天色已現着魚肚白，凜冽的晨風，吹送四鄰的雞聲，此唱彼和，催醒夫婦倆起身。

她揉（一）着睡眼，側耳細聽，旋即推醒他，說道：

『喂！雞在叫了！』

他給她推醒，定睛向窗隙望去，就說：

『唔！天快亮了！』

『那你得起來，看看天色怎樣？』

他就披衣下床，推窗一望，一陣晨風吹得他打着寒噤（二）

• 天邊的星，兀自燦爛地閃着光。他隨手關了窗說道：

『星還亮呢！』

這時她也起身，預備梳洗，就說：

『不久天就明了。——你何妨趁早去獵些鳧和雁來，預備今天的飯菜呢？』

——女曰鷄鳴，士曰昧旦，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，將翱將翔，弋(三)鳧與雁。——

『倘使你有所獵獲，我就給你烹調得很鮮美，和你一同飲酒。——我倆夙興夜寐(四)，愛好和睦，能得白頭偕老，這真是人生的幸福呢？』

——弋言加之，與之宜之。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——

伊一邊說，一邊梳洗，他也結束整齊，預備出門。伊又對他笑道：

『倘然你遇見朋友，一同回家，我很願意殷勤款待，只要你的朋友是知己要好的。』

——知子之來之，雜佩^(五)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^(六)之。
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。——

他點點頭，挾着弓矢去了。

鄭國的風俗，大多淫亂。民間的詩歌，都是諷刺男女戀愛的事情。只有這篇詩，很是中正和平，夫婦倆起得很早，非常和順。尤其是妻子一面勉勵他丈夫要勤勞，一面

自己理中饋(七)、應賓客，都很盡職。他倆相敬相愛的情形，真是難得呢。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女曰鷄鳴」。

註(一)揉——回又，平。用手擦着的意思。

(二)噤——ㄐ一ㄣ，去。嚴寒打顫的意思。

(三)弋——用繩繫着箭去射飛鳥的意思。

(四)夙興夜寐——是起早落夜的意思。

(五)雜佩——是身上所佩帶的玉器零件。

(六)問——也是贈送的意思。

(七)中饋——饋，ㄎㄨㄣˋ，去。進食於尊長叫饋。中饋。是指

燒飯做菜而說。

▲▲鷄鳴——王后的苦

——『鷄既鳴矣，朝既盈矣！』匪鷄則鳴，蒼蠅之聲。

『東方明矣！朝既昌(二)矣。』匪東方則明，月出之光。

蟲飛薨薨(二)。

『甘與子同夢，會且歸矣！無庶予子憎(三)！』——

尋常總說做君主的富貴、尊嚴、快樂、安逸。其實他那有我們這般的快樂安逸呢！

他日裏有許多臣子，奏聞國內重要事情，他得一一對付；夜裏有許多奏章要看，須得一一批答。天沒有亮，一個大

清早，不能好好的睡覺，又得起身受朝。國事以外，還得自己讀書寫字。我們和他仔細算算，他簡直沒有一刻空閑的時候。所以古人說『爲君難』，就是爲此。

我們讀了這篇詩，雖然覺得她誤會得可笑。可是她——后妃——催促君主起身去受早朝，實在是一樁不得已的事情。

那一個人不貪圖安逸，又那一個人肯無故這樣起早。她深恐君上誤了時刻，連累臣子們空跑一趟，癡等多時。臣子們散朝歸去少不得在背後議論譏笑她。所以她時常提心吊膽，記着天明了，是朝會的時候了，不得不催醒君上。聽到蠅

聲，以爲鷄鳴；見到月光，以爲天明。可憐她是怎樣的警醒呢。這樣看來，可以說：『爲君難爲后妃更難呢。』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鷄既鳴矣」。

註（一）昌——盛的意思。

（二）薨薨——蟲飛聲。天將明，百蟲俱起作聲。

（三）庶——衆也。是說不要爲了我，連累你也受衆人的憎恨。

▲陟岵——思親

他跑到山上，四面一望，山川城郭，歷歷在目。天風吹來，他忽然記起他從軍已有好多年了，離家也愈遠了。

他想這時他一家人不知怎樣的盼望他呢！風聲過處，他

彷彿聽得他年老的父親正在叫他：

『唉！我的孩子！你離家去從軍，早夜沒有休息，你還得自己謹慎呢。但願你平安回家，不要給敵人俘獲吧！』

——陟彼岵兮，瞻望父兮。父曰：『嗟！予子行役，夙夜無已，上慎旃哉！』猶來無止！——

他呆呆的望了一回，又跑過一個山頭，天風來得越大，他彷彿又聽他親愛的母親，也在說：

『唉！我的小兒子啊！你離家從軍！早夜不能安睡，你還得自己謹慎呢！但願你平安回家，不致棄屍在沙場吧！』

——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：『嗟！予季行役，夙夜無寐，

上慎旃哉！猶來無棄！」——

他想到這裏，心裏非常酸楚，臨風洒了幾點眼淚。他又跑到高岡上，一陣雁兒，在他頭上飛鳴過去，他又彷彿聽得他哥哥似乎也在說：

『唉！我的弟弟！你離家去從軍，早夜須和同伴在一起，你還得自己謹慎呢！或者還能平安回家，不致戰死吧！』

——陟彼岡兮，瞻望兄兮。兄曰：「嗟！予弟行役，夙夜必偕，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死！」——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陟彼岵兮」。多草木的山叫岵。沒有草木的

叫岵。

註(一)行役——遠出從軍的意思。

(二)上慎旃哉——上、和尙同。旃出弓哉是語助詞。

▲十畝之間——到田間去

在你詐我虞(二)，紛紛擾擾的世界上，誰也不能領略或瞭解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可是人們總盲目似的向前亂撞，東走不通，西走不通；他們再也不肯自己認錯，說是路走錯了。應得改變方向，或者及早回頭，另找道兒。

因為人生的進程，不論遠近，總有一種目標——希望——依着這目標向前進，人生才有意味。目標一失，就是你努力前進，終是「此路不通」。

這是魏國(三)的詩：——

——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(三)兮，行與子還兮。——

——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(四)兮，行與子逝兮。——

替這首詩做註解的人都說是夫婦倆偕隱(五)的說話，他倆爲什麼要偕隱？我可以回答：因爲那時的魏國，政治腐敗(六)，國勢危急；他雖有愛國的熱心，禁不起小人們的排擠；他前進既失目標，不得不向後退，不得不生消極的觀念。

夫婦倆過慣城市的生活，所接觸的無非爭權奪利的事，所交游的都是醉生夢死的人；國家的安危，社會的治亂，他們都漠不關心的。所以他倆一到田間，覺得鄉間的人們，都

很誠實和善，和他們談談桑麻的事情，很有興趣。又加自然的風景，都很美麗，給他倆許多的安慰。所以就立刻覺悟到人生的旨趣。

所以與其說他倆「不樂仕進」，不如說他們偶然到了田間，因而感覺到人生真正的興趣。

題解 取原詩首句「十畝之間兮」。

註(一)虞——思慮的意思。

(二)魏國——魏地本爲虞舜夏禹的故都。周初封其同姓於魏。後爲晉所滅。他的地域當現在山西省的西南部。

(三)(四)閑閑，往來自得的樣子。泄泄和閑閑同。

(五) 偕隱——是說一同去隱藏了不出來做事情。

(六) 政治腐敗——朱氏集傳謂：「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。」按女子親蠶桑，故疑爲夫婦之詞。

▲伐檀——勞動然後得食

匠人們很用力的在河岸斫檀樹，斧頭落下，就發出坎坎的很清脆的聲響。

小河中的水，給微風吹着，縐成微波，彷彿和老年人額上的皺紋一般。

斫下的檀樹，橫一段豎一段的，靜悄悄在河岸上躺着。

——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漪。——

兩個老年人閒談着走過來，大概他們很疲乏了，就在檀樹上坐着，繼續他們的閒談。

『唉！真奇怪！他又不種田，又不種地，在家閒着，不做什麼事，爲什麼要收我們三百廩（二）的禾稻？』

——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廩兮？——

『豈但這樣，他不能駕車，也不能射箭，從來不曾見他出去打獵；我看他家裏卻掛着許多的野獸。』

——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懸貍（三）兮？——

『唉！照這樣看來，只有某老先生，真可佩服，他從來不肯吃人家的白食。』

——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——

『是呀！他有一分能力，就換一碗飯吃；這樣「自食其力」的人，真值得我們敬服！』

『你說他不但收三百廩的禾稻，我給他細細一算，他所得禾稻竟多到三百億，甚至三百困^(三)。他真會搜刮咧！』

——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？……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困兮？——

『這真豈有此理，我們辛辛苦苦種了田地，他卻坐享其成。有的時候，他還要用強暴來壓迫，我們不敢短少他一粒米。』

『他家裏不但有許多的貍，并且還有不到三歲的野獸之類，很肥美的鶉鳥。』

——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懸特兮？……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懸鶉兮？——

『我真不信，像他這樣的人，一些沒有才幹，卻叫他「無功受祿」；像某老先生那樣的人，却使他「自食其力」，世界上不平的事，真從那裏說起呢？』

『這也彷彿和這些檀樹一般，牠們原是做車輪或車軸的好材料；不想牠們卻在這荒涼的河岸上開放着，任憑風吹雨打。』

後來他們走了，還兀自回轉頭來，對着橫七豎八的檀樹，微微的嘆息。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坎坎伐檀兮」，坎坎、用力的聲音。

註(一)麇——一夫所居叫麇。

(二)貍——丁弓，平·貉類。

(三)囷——圓的穀倉。

▲碩鼠——樂土在那裏

『碩鼠！碩鼠！

你不要儘吃我的黍！

——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！——

「我和你相處三年，一切都放任你，和你伴慣了。
「你卻不肯顧念我。」

——三歲貫（二）汝，莫我肯顧。——

「你又不知我的恩德；

「你并不體卹我的勤勞。」

「你偷吃我的黍，并且偷吃我的麥。你更偷吃我黍麥的

苗。

「我從此要離開你，避你罷！」

「我還是到那邊去吧，那邊是樂土，我就可以安居。」

「我到了那邊，你就不能再害我了。」

——誓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(三)——

『去罷！去罷！再也不向你哀求了。』

百姓們在賦稅繁苛，重重剝削之後，他們常常起這種逃避的感想。

他們希望的樂土，是怎樣的，是不是沒有碩鼠的？恐怕在亂世的時候，他們所希望的樂土，也和他要離開的地方一樣吧。

這是魏國民衆痛苦的呼聲，可憐他們不敢直說政治的腐敗，只可暫借碩鼠來說話，他們的自由，也可想而知了。

題解 取原詩首句爲「碩鼠碩鼠」。

註(一)貫——和慣同。

(二)所——就是地方。

▲蟋蟀——享樂

唐國(二)的地方，土瘠民貧，人們終年勞苦，只能勉強餬口。倘然不勤苦工作，就得凍餓，所以他們就在安樂的時候，也常常擔心日後的生活怎樣？

他們在年終的時候，一見小蟋蟀冷得不能叫了，一蹙(三)一蹙的向屋裏進來。他們知道一年快要完了，一家子很想大樂一樂，來慰勞一年的辛苦，他們常說：

——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(三)！——

『趁現在空閒的時候樂一樂吧，一年快要完了！』

——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！——

他們雖很會尋樂，不過在樂的當兒，又這樣說：

『不要太享樂吧！應得想想你自己的地位呢！』

——無已大^(四)康，職思其居！——

『不要這樣享樂吧！應得再想想，你還有零外未完的事呢！』

——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外！——

『不要那樣享樂吧！應得記記你所擔憂的事呢！』

——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！——

所以他們的樂，很有節制，很多顧慮，不至於「荒淫無度」。說他們樂，其實他們何嘗樂呢？

題解 取原詩首句爲「蟋蟀在堂」。

註(一)唐——國名，本堯舊都，在今太行恆山以西，山西省的東部。

(二)蹙——夕一，入。行走很艱難的樣子，

(三)莫——同暮。

(四)大——去牙，去。通太，十分的意思。

▲山有樞——及時行樂

唐國的人民，既然這樣的「居安思危」。可是有些人卻

大不謂然，說他們自以為勤儉，「儉不中禮」，適成其為「吝嗇」。

他們常用譏笑的語調說：——

「高山上生着樞，平地上生着榆，原是供給人們用的。

——山有樞，隰有榆。——

「現在你有華麗的衣裳，不去穿；你有高大的車和馬，不去乘坐。你一旦死了，就得讓別人來受用。

——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（二）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宛其死矣，

他人是愉！——

「你有宏大的廳堂，也不去灑掃，聽他封閉，積滿了塵

埃·

——子有廷內，弗灑弗掃。——

『你有鐘有鼓，也不去敲敲樂着。你一旦死了，就得讓別人來居住享樂。』

——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。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——

『你也有鮮美的酒食，何不天天作樂飲酒，來消遣這長長的日月。你一旦死了，別人就到你家裏來了，代你享受，你又何苦這樣的看不破呢？』

——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。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！——

這種論調，雖然有一部分的理由，不過我們卻要認定，工作時候，當然要很勤奮；休息時候，也應得尋求快樂。兩相調劑，就是適中的道理。

題解 原詩首句爲「山有樞」。樞、今刺榆。榆、木名，高八九丈，淡褐色，葉橢圓。木材堅實，可作器具。

註（一）婁——穿的意思。

民國三十一年六月發行
民國三十年二月四版



總發行處

分發行處

編者 校者 發行者 印刷者

昆明

各埠

兒童詩經童話甲編(全一册)

◎ 實價國幣三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喻守真 呂伯攸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

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中華書局

標商冊註

